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十七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九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七十二

後周

豆盧寧 楊紹 王雅 韓雄 賀若敦 申徽

陸通（父政 弟逞） 厙狄峙 楊荐 王慶 趙剛 趙

昶 王悅 趙文表 元定 楊㯅 韓褒 趙

肅　張軌　李彦　郭彦　梁昕　皇甫璠　辛

慶之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吕思禮　徐招　檀

翥　孟信　宗懍　劉璠子祥　柳遐子靖　斛斯徵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

王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

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

改焉未詳孰是父萇魏柔元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

成中以寧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郡公寧少驍果

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姿容善騎射魏永安中以別將隨爾朱天光入關以破万俟醜奴功賜爵靈壽縣男嘗與梁仚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肆射乃相去百步縣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仚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從侯莫陳悅及文帝討悅寧與李弼來歸孝武西遷以奉迎勲封河陽縣伯後進爵為公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將軍兼大都督大統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仚定反以寧為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

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文帝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芒山遷左衛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反叛寧討平之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尚書右僕射孝閔帝踐阼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出為同州刺史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鹽亭縣一千戶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輿疾從軍薨於同州贈太保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昭

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
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嗣時以此
多之及寧薨勣襲爵勣列在隋史讚以寧勲建德初賜
爵華陰縣侯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永
恩少有識度與寧俱歸文帝以迎孝武功封新興伯屢
從征討皆有功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孝閔
帝踐阼授鄀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保定元年入爲司
會中大夫寧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

野之封詔許焉卒于官贈少保謚曰敬子通嗣通字平
東一名會弘厚有器局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改封沃
野縣公位開府北徐州刺史隋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
尚隋文帝妹昌樂縣長公主歷定相二州刺史夏洪二
州總管並以寛惠稱卒官謚曰安子寛嗣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
散大夫紹少慷慨有志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魏普泰
初封平鄉縣男大統元年進爵冠軍縣公四年為鄜城

郡守紹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鄜州刺史賜姓叱呂引氏孝閔帝踐阼進爵儻城郡公位大將軍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謚曰信子雄嗣雄列在隋史

王雅字度容闡熙新冏人也少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文帝聞其名召入軍以功賜爵居庸縣子從禽竇泰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以順討

逆豈計衆寡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出戰所向披靡文帝壯之又從戰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文帝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進爵為伯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為政人庶悅附自遠至者七百餘家卒於夏州刺史子世積嗣世積列在隋史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孝文世為赭陽郡

守雄少敢勇旅力絶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為掎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尅獲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略盡兄及妻子皆為賢所獲將以為戮乃遣人告雄至皆免之雄乃詣賢軍即隨賢還洛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洩遁免謁文帝於弘農封武陽縣侯遣還鄉里更

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從獨孤信入洛陽芒山之役文帝命雄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為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為公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帝踐阼進爵新義郡公賜姓宇文氏

明帝二年除都督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卒於鎮贈大將軍五州諸軍事謚曰威子禽虎隋史有傳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曾祖貸魏獻文時入國為都官尚書封安富縣公祖伏連仕魏位雲州刺史父統勇健不好學以祖蔭為秘書郎永安初從大宰元天穆討邢杲以功封當亭子齊神武

初起以統為潁川長史執刺史田迅以州降拜兖州刺史賜爵當亭縣公歷位北雍恒二州刺史卒贈司空諡曰哀敦少有器幹善騎射統之將執田迅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難以自拔沈吟者久之敦時年十七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已為將帥後入爾朱禮遇尤重韓陵之後屈節高歡既非故人又無功效今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藉英雄之力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文帝時羣盜蠭起

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者未見其人非惟成我門戶亦當為國名將明年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三石弓箭不虛發信大奇之乃言於文帝遂引置之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嘗從校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文帝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

乃制挈之而下文帝大悦諸將因得免責累遷太子庶子魏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俄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鄉縣公時岷蜀初開人情尚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為表裏扇動羣蠻文帝令敦率軍討平之山路艱險人迹罕至敦身先將士攀木緣崖倍道兼行乘其不意淹率其衆三萬自墊江而下就梁王琳敦邀擊破之盡俘其衆進爵武都郡公拜典祀中大夫尋為金州都督蠻帥向白彪向

五子王等聚衆為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至而城已陷乃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荆州蠻帥文子榮據沮漳為逆自號仁州刺史復令敦與開府段韶討之禽子榮并虜其衆武成元年入為軍司馬自江陵平後巴湘之地並內屬每遣梁人守之至是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糧援乃令敦率步騎六千度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敦每設方略連戰破之乘勝進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為虞陳師遂

斷其糧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敦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内多為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將士各持囊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敦師敦亦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歲餘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

禽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
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
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
云投附瑱便遣兵迎接兢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
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
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
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為汝去瑱等遂留船於是將
兵去津路百里敦覘知非詐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

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保定五年累遷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敦獨未得惎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行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謚曰烈弼隋史有傳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鍾為後趙司徒冉閔末

中原喪亂鍾子邃避地江左曾祖奐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兖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游遭母憂畢乃歸於魏元顥入洛以元邃為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為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賔客並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逸乃廣集賔友歎徽有古人之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文帝文帝與語甚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

待引為賓客文帝臨夏州以徽為記室參軍兼府主簿文帝察徽沈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為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為侯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黄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女壻劉彦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彦遂殺康而取

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彦刺史頻徵不
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衆欲以權
略致之乃以徽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彦徽徑以五十騎
行既至止於賓館彦見徽單使不以為疑徽乃遣一人
微勸彦歸朝以揣其意彦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彦
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彦遂叱而
縛之彦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
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

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即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民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啟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徵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廢帝二年進爵博平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徽性勤至凡所居官

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姦
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
官人皆通餉遺㓜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及代還民吏送者數十里不絶㓜自以無德於民慨然
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柱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
相謂曰此是申公手迹並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絲
綸更崇其秩為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㓜為之
歷小司空少保出為荆州刺史入為小司徒小宗伯天

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四州刺史謚曰章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靜齊郡守靜弟處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位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從

爾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文帝文帝爲行臺以政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天統中卒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爾朱榮榮死又從爾朱兆及爾朱氏滅乃入關文帝時在夏州引爲帳內督項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文帝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文帝以此

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進爵爲侯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文帝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爲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爲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鋭猶

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文帝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録前後功進爵為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都督從文帝援玉壁進儀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芒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孝閔踐阼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

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禄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通弟逞逞字季明初名彦字世雄魏文帝甞從容謂之曰爾既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為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别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文帝内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逞獨蕪文雅文帝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

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歴蕃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逞幹識詳明歴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為公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盛選行人詔逞為使主尹公正為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豶遂乳

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為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為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為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為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及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逞在州有惠政吏民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庫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匹磾之後也因避難改焉

後徙居代世為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峙
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政存
仁恕百姓頗悅之孝武西遷峙乃棄官從入關大統元
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黄門侍郎時
與東魏爭衡蠕蠕乘虛屢為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
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
復為寇文帝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
彼有愧色封高邑縣公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拜侍中蠕蠕滅後突厥彊盛雖與周通好而外連齊氏文帝又令峙銜命喻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諸京師進爵安豐郡公歴小司空小司寇明帝初為鹽州刺史都督三十一州諸軍事峙性寛和尚清靖為夷獠所安後為宜州刺史入為少師以年老乞骸骨詔許之卒謚曰定子嶷嗣少知名位開府儀同三司職方中大夫蔡州刺史卒官嶷弟徵從平齊以功拜儀同大將軍賜爵樂陵縣公徵弟徽亦以軍功至儀同大將軍保城縣

男徽弟嶔性弘厚有局度以齊右下大夫從武帝東伐入并州軍敗侍臣殲焉及帝之出唯嶔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遷開府歷右宮伯賜爵樂成縣侯仕隋位至戶部尚書

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譽性亷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尒朱天光入關討羣賊封高邑縣男文帝臨夏州補帳內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荐入洛請事孝武授文帝關西大行臺

仍除蓉直閤將軍時馮翊長公主嫠居孝武意欲歸諸
文帝乃令武衛元毗喻旨蓉歸白文帝又遣蓉入洛陽
請之孝武即許焉孝武欲向關中蓉賛成其計孝武曰
卿歸語行臺迎我文帝又遣蓉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
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子大統元年蠕蠕請和親
文帝遣蓉與楊寛使幷結婚而還進爵為侯又使蓉納
幣於蠕蠕魏文帝郁久閭后崩文帝遣僕射趙善使蠕
蠕更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

乃還文帝乃使荐往賜黄金十斤雜綵三百匹荐至蠕
蠕責其背約食言并論結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隨
荐報命焉及侯景來附文帝令荐助鎮遏荐知景翻覆
遂求還具陳事實文帝乃遣使容追助景之兵尋而景
叛十六年大軍東討文帝恐蠕蠕乘虛寇掠乃遣荐往
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加侍中孝閔帝踐阼除御伯大夫進爵姚谷縣公
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

東面與齊通和訛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莽等送齊莽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横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莽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於突厥還行小司馬又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女於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後以疾卒

王慶字興慶太原祈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

慶少開悟有才略初從文帝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孝閔帝踐阼晉公護引為典籤慶樞機明辯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吐谷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為后既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為齊人離

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爲使是歲遂與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使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值我國喪者皆剺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禮慶抗辭不從曰我中華之禮臨喪哭泣

而已欲令務面必不敢聞命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
武帝聞而嘉之録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
中大夫進爵為公歴丹中二州刺史為政嚴肅吏不敢
犯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
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隋開皇
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謚曰莊子淹嗣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也祖寧魏髙平太守父和永
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

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喪禮畢而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大統初追贈膠州刺史剛少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閤内都督及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荆州刺史馮景昭未及發而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為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

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赴闕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荆州人楊歡等起兵應景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按於鑾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荆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闕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密覲事勢神武引剛内宴因令剛齎書申勅荆州剛還報魔憐仍説魔憐斬楊歡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灞上見文帝具陳闕東實情文帝嘉之封陽邑縣子論復東荆州功進爵臨汝縣伯初賀拔勝獨孤信以孝武西

遷之後並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追而復之乃以剛為兼給事黄門侍郎使梁魏興齎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瑤等即與剛盟歃受移送建康仍遣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𫎇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城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内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頃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為行臺梁州刺史剛以為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為庶人除剛

潁川郡守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度義軍師還剛别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叛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丁塢拔之文帝知剛無貳乃加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為公滑州人鄭五醜構逆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令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内寢舉觴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為卿所困黠羌小醜豈足勞卿謀慮也時五醜已赴定夷鎮所在立柵剛至並攻破之

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偽廣寧郡屬宇文貴等西討詔以剛行渭州事資給糧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為光禄卿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浮陽郡公出為利州總管沙州氐恃險逆命剛再討復之方州生獠自此始從賦役剛以信州濵江負阻乃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畧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剛師出踰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遂以

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闕遇疾卒於路贈中浙涿三州刺史謚曰成子元卿仲卿仲卿酷暴列在隋酷吏傳中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於代焉昶少聰敏有志節弱冠以材力聞魏北中郎將高千鎮陝以昶為長史中軍都督文帝平弘農擢為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芒山清水氐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文帝將討之先求可使者遂

令昶使焉昶見鼠仁喻以禍福羣凶或從或不從其不從命者復將加刃於昶而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氐梁道顯叛攻南由文帝復遣昶慰喻之道顯等皆即款附東秦州刺史䰟光因從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文帝即以昶為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為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蛇鎮將氐俗荒獷昶咸懷以禮莫不悅服朞歲之

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興科發切急氏情難之復相率謀叛䄜又潛遣誘說離間其情因其擕貳遂輕往臨之羣氐不知所為咸來見䄜乃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氐帥蓋鬧等反䄜復討禽之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魏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䄜率儀同駱天人等討平之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

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没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修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修城郡守杜杲等請昶為援昶遣使報杲為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修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吒及氐酋羌多復反攻没郡縣昶討斬之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為昶盡力文帝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

祖有之矣至是明帝録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徴拜賓部中大夫行吏部尋以疾卒

王悦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器幹為州里所稱文帝初定關隴悦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文帝赴援悦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悦罄其行資市牛饗戰士悦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

大行臺右丞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為援文帝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恍言於文帝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忠義之禮不足蓋其圖既大不卹小嫌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惟侯景不為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文帝納之

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尋叛後拜京兆郡守散騎常侍還大行臺尚書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恱說其城主楊賢恱乃貽之書賢於是遂降恱又白武云白帝衝要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即令恱率輕騎徑趣白馬恱示其禍福梁將深悟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白馬行次闗城聞其已降乃還及梁州平文帝即以恱行刺史事招攜初附民吏安之魏廢帝二年徵

還本任屬改行臺為中外府尚書員廢恍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恍既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於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恍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陵辱軍人訴之恍及康並坐除名仍配遠防及于謹伐江陵令恍從軍展効江陵平因留鎮之孝閔帝踐阼依例復官授郢州刺史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俄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

河北縣公恱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外内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勅勞勉之保定元年卒於位子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為二千石父珏性方嚴有度量位御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虞絳二州刺史謚曰貞文表少而修謹志存忠節起家為文帝親信累遷左金紫光禄大夫保定五年授纖伯下大夫遷許公宇文貴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仍從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徐行文表慮其為變遂說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為變今君以可汗愛女結婚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別封伯陽縣伯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恒稜者方數百里並夷獠所居恃其險固常

懐不軌文表率衆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懐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大將軍進爵為公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毛顓為吳州刺史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懐異望顓自以秩大且為國家肺腑懼文表背已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顓遂手刃文表因令其吏民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啓其狀帝以諸方未定恐顓為變遂授顓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顓而聽其

子仁海襲爵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魏婁州刺史父道龍鉅鹿郡守定惇厚少言内沈審而外剛毅從文帝討侯莫陳悅以功拜步兵校尉孝武西遷封髙邑縣男定有雄略累從征伐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文帝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魏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禮爵隨例降改封長湖郡公明帝初拜岷州刺史

威惠兼濟甚得羌豪之情先是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
並出山谷從征賦馬及定代還羌豪等咸戀慕之保定
中授左宫伯中大夫久之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
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主欲因其
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
人與華皎皆為水軍定為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
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
吳明徹等水陸來拒皎為陳人所敗直得脫身歸梁定

既孤軍懸隔進退無路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戰且行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偽與定通和重為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定乃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為度等所執所部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子樂嗣

楊摽字顯進正平高涼人也祖貴父猛並為縣令摽少

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爾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㰂㰂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為司馬由是㰂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北度太行及爾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㰂乃具船以濟王師顥平封肥如縣伯加鎮遠將軍步兵校尉行濟北郡事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從孝武入關進爵為侯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文帝欲知其所為乃遣㰂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

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鈔竊以擱兼黄門侍郎往慰撫之擱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欵附乃有隨擱入朝者時弘農為東魏守擱從文帝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擱父猛先為邵郡白水令擱與豪右相知請徼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文帝許之擱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隂謀舉事密相應會内外俱發遂拔郡禽守程保及縣令四人並斬之衆議推擱行郡事擱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為邵

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為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大寧等諸城並有請為內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以㩲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樂可朱渾元等為殿㩲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㩲威聲棄城逍走㩲遂移據東雍州文帝以㩲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然㩲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贏糧附之比至建州

衆已一萬東魏州刺史車折干洛出兵逆戰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修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擊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偽為文帝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酋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擊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

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時東魏以正平為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㯳從他道濟遂襲赴之進驃騎將軍邵郡人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㯳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封邵陽縣伯芒山之戰㯳攻拔栢谷塢因即鎮之及大軍不利㯳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㯳㯳與儀同韋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進景乃引

退文帝嘉之復授建州刺史鎮東箱擲久從軍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遷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及齊神武圍玉壁别令侯景趣齊子嶺擲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遠聞擲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蓼塢獲東魏將李顯進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復鎮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

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
擲還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擲為刺史率
所部兵鎮之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擲
出軹關然擲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尅
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擲深入敵境又
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擲軍擲以衆敗遂降於齊擲之
立勳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
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録其功不以為罪令其子襲爵

韓褒字弘業潁川潁陽人也祖瓌魏平涼郡守安定郡公父演恒州刺史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沈有遠略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文帝為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文帝文帝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文帝納焉及為丞相引為録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

爵三水縣伯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浙鄜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為侯出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頼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

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令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没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月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褰取名薄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入為給事黄門侍郎遷侍中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褰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傜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令貧者市之於是貧

富漸均戸口殷實魏廢帝元年為會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令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鋭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褒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

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遷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仕詔許之天和五年拜少保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後始論政事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謚曰貞子繼伯嗣仕隋位終衛尉少卿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於魏賜爵含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

秀才為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累遷左將軍太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陽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别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不入左僕射長孫儉啓文帝請之文帝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

何為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邑三百户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文帝命肅撰定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軌仕隋歷官有清名列在良吏傳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

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為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爾朱氏敗後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為記室參軍典機密尋轉倉曹時穀價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振其乏及岳被害文帝以軌為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為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

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足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眞可恃也文帝為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黄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出為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民政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閒言宰民者多推尚之入為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為長史魏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

州事魏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
官謚曰質執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
卷子肅明帝初為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
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卒以罪
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光之魏淮南郡守父靜
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孝昌中解褐奉朝
請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大統初除通直散

騎侍郎累遷左戶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為十二部改授戶部郎中封平陽縣子魏廢帝初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彥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閣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遷給事黄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出為鄜州刺史彥以東夏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為伯彥性謹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

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涖職雖沈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謚曰敬彥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窾木為櫝葛虆為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矯枉恐為學士所譏令可斂以時服葬於磽埆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朝廷嘉焉不奪其志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仕隋終於齊州刺史子仁政長安縣長唐軍至以

罪誅

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父允靈武令彥少知名文帝臨雍州辟為西曹書佐累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伯六官建拜户部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為澧州刺史蠻夷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

耕稼人皆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澧州糧儲之少每令荆州遞送自彦莅職倉庚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彦率兵應接時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彦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戰彦縱兵奮擊並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即引軍掩襲遂有其城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入為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彦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彦

與權景宣出汝南及軍次豫州使彦鎮之天和中為隴右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為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盩厔祖重耳漳縣令父勸儒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昕少温恭見稱州里從爾朱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文帝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文帝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累遷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遷東

雍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封安定縣子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進爵胡城縣伯天和初拜工部中大夫出為陜州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有幹能歴官内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軍謚曰貞昕弟榮位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豳三州刺史謚曰靜子巘仕隋為給事郎

唐貞觀中終於鄭州刺史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為西州著姓後徙居

京兆父和本州中從事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為都督文帝為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大統四年引為丞相府行參軍孝閔帝踐阼為守廟下大夫長樂縣子保定中為鴻州刺史入為小納言累遷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貞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稱為善人建德三年為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卒官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諒少知

名大象中位吏部下大夫諒弟誕列在隋史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也世為隴右著姓父顯宗

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

第一除祕書郎屬爾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

為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為行臺

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崩遂出兖冀間謀結義

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為行

臺復啟慶之為行臺吏部郎大統初從文帝東討為行

臺左丞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為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黄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荆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為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廢帝二年拜祕書監卒官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字進君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

氣深以為然年十八侯景辟為行臺郎中景後來附昂
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後追論歸朝勳封襄城縣男
及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迥表昂為龍州長史
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
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
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
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
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

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為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保定二年為小吏部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刧盜詔昂使於益梁軍民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昂便於通渠等州運糧餽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人庶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

人反叛圍郡城昂於是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
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謂
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
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匹
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為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
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
以昂化洽夷落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
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箠

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朱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建德中位内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于家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為

胥齒文帝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兼中書舍人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時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為大行臺郎兼丞相府記室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務以德政化人西土悅附恭帝初徵拜黄門侍郎卒官子宣禮柱國府參軍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豫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攢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攢時仕魏為黄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大行臺尚孝莊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明帝初為修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貴等構亂攻逼修城杲信洽於人部内遂無叛者尋率郡兵與開府趙昶合勢並破平之入為司會上士初陳文帝弟

安成王頊爲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文帝許之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即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往分界陳於是歸魯山郡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宜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

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為此也若知止俾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梁之舊地梁即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慙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别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復聘於陳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並没自是連

兵不息東南騷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民之意陳宣帝遣其黄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主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令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户脱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

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為恩衛公共元定度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扆馮玉其恩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歎而不答杲因陳和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帝許之遂遣使來聘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於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既羇旅關

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帝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裦等乃荅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既不死節安用此為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荅曰合從圖齊豈唯敝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還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杲有辭辯閑於占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帝甚敬異之

時元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棺柩杲受之以歸除河東郡守遷温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侯除同州刺史隋開皇元年以杲為同州總管進爵為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杲兄長暉位儀同三司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温潤不雜交游年十四受學

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為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
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
思禮有守禦勲賜爵平陸縣伯除欒城令普泰中僕射
司馬子如薦為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
博士乃求為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
關為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為侯
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文帝思禮預其謀及
文帝為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為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

以迎魏孝武功賜爵汶陽縣子加冠軍將軍黄門侍郎魏文帝即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督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禽賓泰進爵為侯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即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為露布食頃便成文帝歎其工而且速所為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子亶嗣大象中位至駕部下大夫時有博陵崔騰早有名譽庶職

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致書謗議賜死
徐招字思賢高平金鄉人世爲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
廷舊事發言措筆常欲辨析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
已爲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焉魏延昌中從征浮山堰
有功賜爵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修禮啓爲員
外散騎侍郎深府長流參軍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
殺修禮自爲渠帥以功進爵爲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
員外散騎常侍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

究朝儀常恨才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
爾朱榮死爾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為行臺左丞
自虎牢北度引馬埸河内之衆以抗世隆後爾朱兆得
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
為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為主今若為戮何以
勸人臣乃釋之用為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
永熙末從孝武入闗中拜給事黄門侍郎兼尚書右丞
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至於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

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魏文帝舅子王起
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奏止之後卒於度支尚書孝
山雲嗣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也六世祖毓晉步兵校尉父
江始還北仕至太常少卿贈兗州刺史翥十歲喪父還
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隣人來往好讀書
解屬文能鼓琴早為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
為魏明帝挽郎後客游三輔時毛遐為行臺鎮北雍表

翥為行臺郎中莊帝既誅爾朱榮遐使翥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後孝武帝西幸除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關迎駕勲封高堂子後坐談論輕躁為黄門侍郎徐招所糾死於廷尉獄
孟信字修仁廣川索盧人也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慼澂棄書從軍永熙末除奉朝請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寛和權豪無犯山中老

人常以㹠酒饋之信和顔接引慇懃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温之素木盤盛蕪菁葅唯此而已乆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杯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乆欲為卿受一㹠髀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悦再拜擘㹠進之酒盡方别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新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

有病小用便癸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文帝帳下人文帝深歎異焉未幾舉為太子少卿後遷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文帝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牀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子儒

宗懔字元懔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

高之梁山陰令懔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荆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懔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之内絶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烏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

為孝感所致梁元帝即位擢為尚書侍郎封信安縣侯累遷吏部尚書懔父高之先為南臺書侍御史犯憲懔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懔菜食鄉里稱之在元帝府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瑴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無懔不能對懔博學有才藻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鄴唯懔勸都渚宮以其鄉在荆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文帝以懔

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阼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明帝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為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章年十七為上黄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

不為之屈綰常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詬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𨄅以為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門之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𨄅謝之乃止後隨𨄅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𨄅曰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絶而復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𨄅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𨄅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

文時在東宮遇𨓏素重諸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仕進宜豐侯蕭脩出為北徐州刺史即請為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脩為梁州又版為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渡江梁室大亂脩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脩開府置佐史以璠為諮議參軍梁

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元帝尋以修紹鄱陽之封且為雍州刺史復以璠為修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凡八反乃至蜀又以為黄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畜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

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
俟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
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
知不為已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别紀又解其佩刀贈璠
曰想見物思人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克翦姦宄紀於是
遣使拜修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府長史加蜀
郡太守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
城遂降武文帝素聞其名先誡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

武先令璠赴闕文帝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達奚武請屠之文帝將許焉唯令全修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文帝怒而不許也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文帝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獲全璠之力也文帝既納蕭修之降又許其反國修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文帝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為命世

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文帝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文帝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即命遣修葢因顯璠存故主之義也修請與璠俱還文帝不許以璠為中外府記室遷黄門侍郎儀同三司璠甞卧疾居家對雪感興乃作雪賦以述志焉初蕭修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璠辭也明帝初授内史中大夫掌綸誥尋

封平陽縣子璠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朞月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産唯璠清儉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嘗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又遷鎮陜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餘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為總管府司録甚禮敬之天和三年卒於官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字休

徵幼聰慧賔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黄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十嵗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為宜豐侯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關中齊公憲召為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封漢安縣子憲進爵為王以休徵為王友俄除内史上士武帝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歷長安萬年二縣令頗獲時譽卒於官初璠所撰梁典始

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修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祖叔珍義陽内史事見梁史父季遠梁宜都太守遐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夜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官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

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羡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進曾不顧眄仕梁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為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侯蕭詧於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賜爵聞喜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詧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遐辭詧曰陛下中

興鼎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
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
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
獨守墳柏嘗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
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嘗重違其
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文帝明帝頻徵固辭
以疾及嘗殂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
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人

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微加貶異示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遐有至行初為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為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奬名

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尚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並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外隨遐入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太守所居皆有政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

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得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為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服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為當世所重如此開皇中壽終莊列在隋史

斛斯徵字士亮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為莫弗大人父椿魏太保自有傳徵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少以父勲賜爵城陽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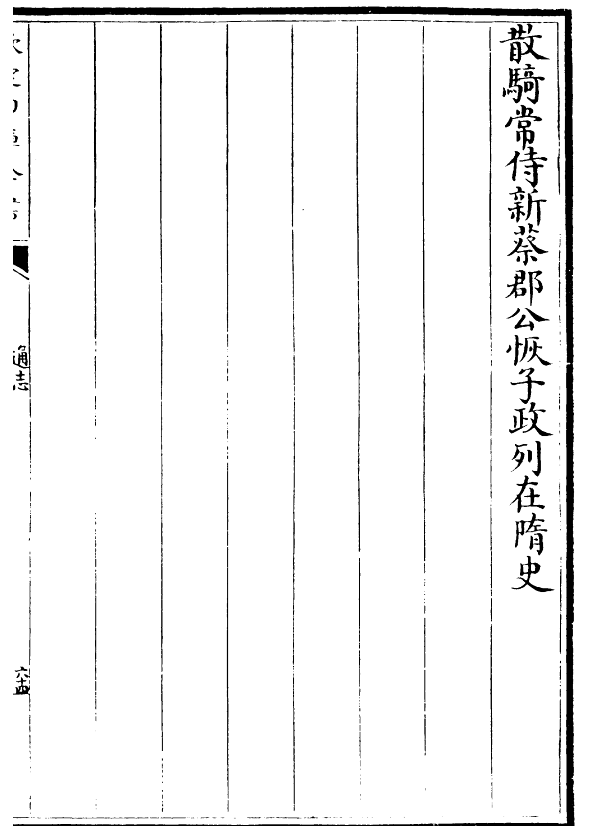
大統末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近代絶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信之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筩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下大夫遷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内史下大夫天和三年武帝以徵經有師法詔令授皇諸子宣帝時為魯公與皇諸子

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為夫子
儒者榮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内史事遷樂部進封
岐國公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宣帝嗣位
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宫在殯帝意欲速
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内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
帝竟不許帝之為皇太子也宫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
調護被譴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内史中大夫
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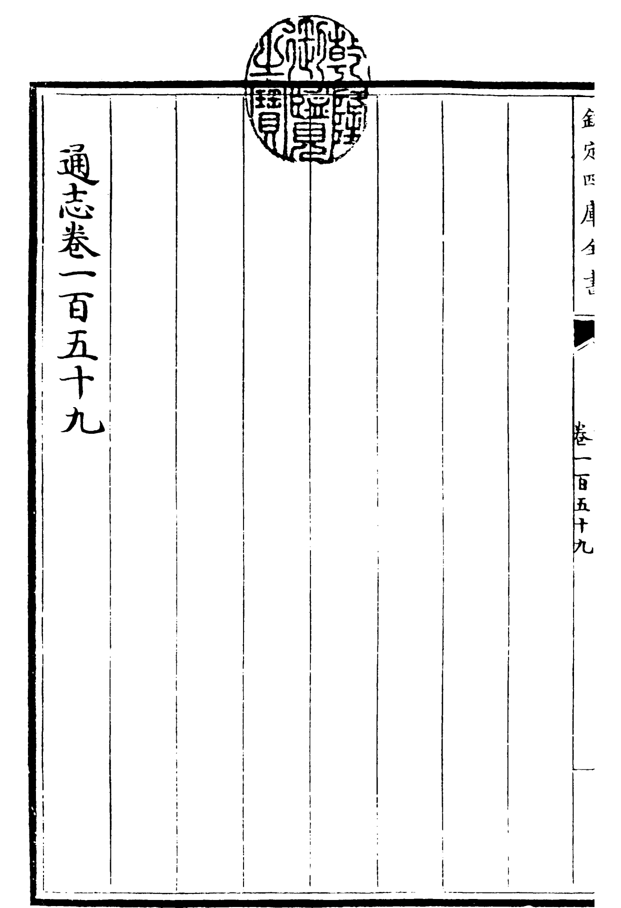
帝乃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宫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響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為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易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福所基盛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按譯之所

為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庭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階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於笙進退無據竊謂未可帝頗納之且令停譯所獻及武帝山陵田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否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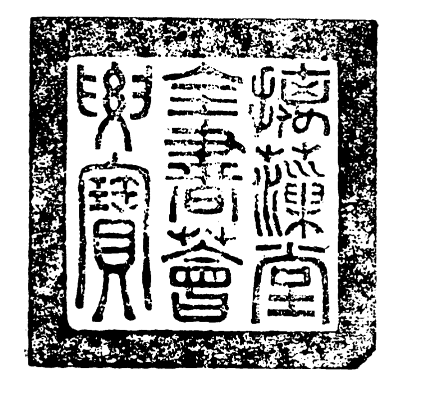
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牆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即出匿於人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詔徵修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為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久而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隋文以此常恨之至是詔所司謚之曰閤子該嗣徵所撰樂典十卷兄恢



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恢子政列在隋史



通志卷一百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舉人臣吕燕昭